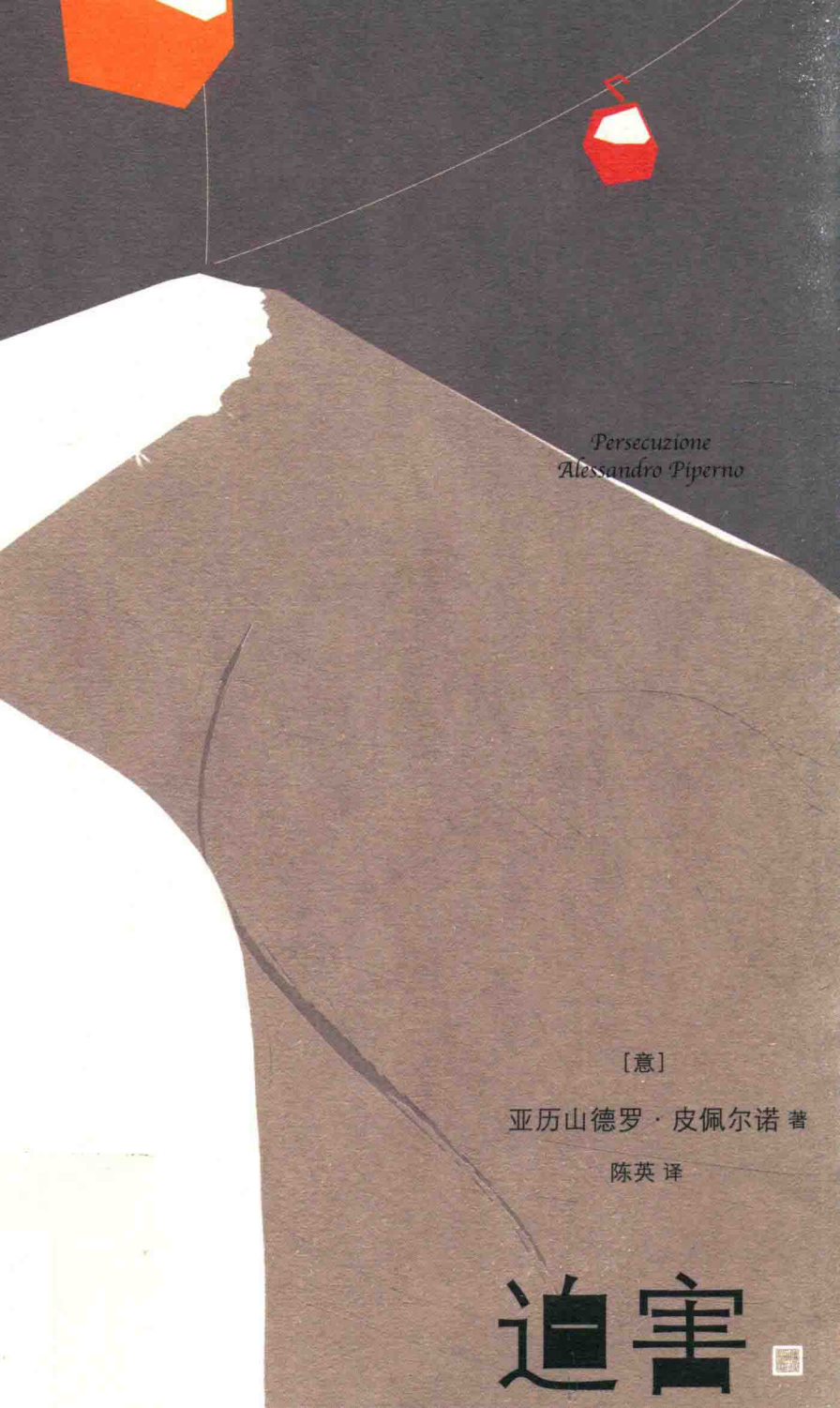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Persecuzione
Alessandro Piperno

[意]

亚历山德罗·皮佩尔诺 著

陈英 译

迫害



Persecuzione
Alessandro Piperno

[意]

亚历山德罗·皮佩尔诺 著

陈英 译

迫害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3-8108

Alessandro Piperno

PERSECUZIONE

© 2010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. p. A. Milano

© 2015 Mondadori Libri S. p. A. Milano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Limit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迫害/(意)亚历山德罗·皮佩尔诺著;陈英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02-011981-3

I. ①迫… II. ①亚…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1086号

责任编辑 陈 旻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8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625 插页3

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981-3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这本小说内容纯属虚构。文中涉及的历史事件，以及真实存在过，或者还在世的人物，亦经过了作者的文学加工。人物故事如有雷同，纯属偶然。

献给西莫娜。

你陷于沉默,是因为羞耻
抑或因为惊异?

—— 波埃修斯《哲学的慰藉》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76
第三章	156
第四章	256
鸣 谢	363

第一章

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三日，莱奥·蓬泰科尔维忽然有一种强烈的、让他非常尴尬的愿望：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。

在这之前，他的大儿子菲利波在使小性子，他的抱怨实在太孩子气了：他抗议妈妈偏心眼儿，给弟弟盘子里放的炸薯条多，给自己的少。就在这时候，TG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在晚上八点准时开始的新闻播报中，对着整个国家很大一部分观众，暗示莱奥·蓬泰科尔维给他儿子的女朋友写了一些伤风败俗的信件。

或者说，涉及此事的十三岁二儿子，就是盘子里装满了金黄色炸薯条的撒母耳，他后来可能没有吃掉那些薯条。他可能还非常迷惑：这则电视新闻使他忽然名声大噪，这件事情会被他的朋友们保留在记忆仓库里——那是存放闲言碎语的仓库，他们都还年幼，这些仓库还空荡荡的，正好接纳了这件“无法挽回的丢人事儿”。这次发生的事情，在他所属的那帮娇生惯养的男孩中，还没有先例。

撒母耳年龄太小了，这使他没能很快觉察到，那些对于其他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事情：有人在电视里暗示，他爸爸上了他女朋友。当我说“女朋友”时，我指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小丫头，头发颜色像熟透的南瓜，一张小狐狸脸上长满了雀斑。当

我说“上”的时候，我的意思就是“上”。因此，这是一件大事儿，很严重，说起来也非常难听。作为莱奥的妻子和儿子，他们已经开始琢磨：这位丈夫和父亲，曾经一直是他们的骄傲，是不是真的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公民？

新闻报道中，那个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”的表达，暗示了他之前惹上的官司，他是国家儿科肿瘤学领域的领头羊之一，他的事业堪称典范，但现在因为官司的事情，却让人不得不对他充满怀疑。之前，他就是那种主任医师——当老护士对新进来的同事谈起他时，一般都会这样说：“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！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对你说‘谢谢’、‘请’或者‘拜托’……还有，他长得那么帅……”另一方面，在圣克里斯蒂娜医院沉闷的等待大厅，有很多生病的小孩和他们的妈妈，因为生病了，孩子的童年变成了一场噩梦，有时候，她们也会交流一下感受。她们也会经常谈起对主治医生的印象：

“他总是很热情，一天的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给他打电话，包括深夜……”

“我觉得他很可靠，总是微笑着，充满正能量……”

“很会和孩子打交道……”

电话铃声响个不停，那种节奏，好像是急着要羞辱莱奥，这种羞辱——在几秒钟之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莱奥非常不知所措，这时候，他觉得那是他最后一次和亲人们一起用餐，然后他联想到了其他成千上万件事情，从那一刻起，也会把他排除在外。也许，为了不崩溃，为了不被感伤和恐慌压垮，为了不在儿子和妻子面前像孩子一样痛哭流涕，他用一种充满仇恨、粗暴的思想支撑着自己。

最后，她还是得逞了——她就是差不多一年前，儿子带回

家的那个小姑娘。莱奥和瑞秋是他们圈子里最开放、最宽容的一对。他们没有敷衍了事，他们很正常地接待了那个小姑娘。最后，她成功地毁掉了莱奥的生活，不仅仅是他的生活，还有他最爱的那三个人的生活。

这时候，莱奥不得不想，事情真的就应该这样收场？他还是摆脱不了那个愿望和想法，就是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你搞错了！我的老伙计。现在只是开始，你谈论结果有什么意义呢？

所有这些事情，都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内，那通常美好的一小时。

在奥杰塔——一个高档居民区，隐藏在连绵几公顷的树林里，里面有零零散散的别墅，一年四季开满鲜花的花园，四周有结实的围墙，在这一小时里，忽然变得空荡荡的，就像夕阳中的沙滩。

这时候，这个小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月光公园闭馆前的两分钟。白天，小运动员们精力充沛，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是：阿迪达斯足球卡在篱笆里，旧滑板撇在砖铺的小路上，橙色的塑料游泳板漂浮在游泳池油腻、闪闪发光的水上，还有一对网球拍，被一次性喷漆罐喷得五颜六色。

当然，你可能还会遇到穿着短裤和套头衫的人在跑步，肩膀上搭着毛巾，像拳手洛奇一样；或者年轻的父亲从超市回来，拎了很多东西，一只手上是小孩的尿布，另外一只手上是避孕套袋子。

但是，除了个别的、喜欢独来独往的人——那些到晚上也不会停歇的人，其他人都回家了，都待在家里。小区里的别墅建筑风格并不一致，可以说各式各样，有的很庄重，有的花里

胡哨(最近,墨西哥风格正在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别墅中流行起来)。从外面,你可以想象这些房子的地下室。地下室应该是这个情景:壁炉、墙根长了绿毛的破旧踢脚、钩针编织的小垫布、一摞摞画报、装满了薰衣草叶子的枫木盒子、一张帆布盖着台球桌——就像太平间的尸体,一台大腹便便的电视机,上面还有天线,家用录像机、雅达利游戏机的电线缠成一团。你可以嗅到木块营造出来的乡野气息,还可以看到松果、一堆发黄的报纸,还有掉在隐蔽处的乒乓球,它们像侦探一样一动不动、处心积虑。

那只是一瞬间,整个银河系中的一瞬,是超级轻松的一瞬。这一瞬,在距离罗马市中心三十多公里的小区里,家庭生活和天伦之乐达到了最高潮。这是一个真正感人的时刻,在这一瞬间之后,一切又开始运行,开始衰败。

几分钟之后,奥杰塔的居民——菲律宾女佣周末放假,没人照顾的那部分人,他们会来到街上,坐上他们无比干净的汽车,带着他们旺盛得有些无耻的活力,把车子开到附近比萨店停车场。尽管空气中一直弥漫着烤肉的味道,让人都闻饱了,但所有人都想完美地结束这一天,吃几块西红柿配面包片,还有奶油拌草莓。

但到现在为止,他们还都在家里。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因为不想洗澡,和妈妈吵架;大一点的孩子也受家人唠叨,因为在最近几个月,他们在洗手间里待得时间太长。至于父母呢,他们有的穿T恤和短裤,在游泳池边上,自在地跷着二郎腿,手里拿着一杯“夏敦埃”酒;还有人一直在摆弄拉布拉多犬的耳朵;有人停不下纸牌游戏;有人在厨房里,给客人用橄榄和小香肠做下酒菜;有人在收拾行李,准备远行;有人在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……每件事情都是一场期冀,每个人都有一

种浪漫的期待。惟一让人担心的事情,就是不能彻底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刻,那种古铜色、温暖的阳光。看看吧!真巧,大家都在看同一个电视台(那个年代,电视能收到的频道很少),所有电视荧屏上,同时出现了莱奥的照片:眼睛瞪得很大、面目可憎,定格在 TG 台那个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右肩上方的位子。

那张照片一点儿不像我们的莱奥。电视屏幕前任何一个人——熟悉蓬泰科尔维教授的人,看到这样一张照片,都会认为这照片和真人不符。那张照片有点像证件照,像那种带有偏见的体貌特征照,在照片里,莱奥脸色发黄、无精打采,一点儿也不像这位四十八岁的男人,正处于作为男性的黄金时期。在这段时光里,他的青春活力和成熟似乎达到了一种完美的、转瞬即逝的平衡。经过了近乎半个世纪努力工作,这位英俊、懒散男士,在九十公斤、高大气派的身体的重压下,尽管他的脊梁骨正在变得弯曲,但他的身体依然算得上笔挺,他的形象依然能撑起他那有力的权威。

在意大利之外,莱奥英俊的面孔会被认为是“意大利式”美貌。然而,在意大利国内,有人会认为他的长相具有中东人的相貌特征。他的卷发,和表现摩西生活影片里的先知形象非常相像;他橄榄色的皮肤,晒了太阳之后,会很快着色,变成一种偏褐的颜色;他的眼睛很长,有两颗绿宝石般的眼珠;他的耳朵和鼻子一样笔挺、强健(这两个地方,都充分体现了犹太人的特征);还有那双嘴唇——一切秘密都在这里,在那两片嘴唇里包含着色欲、戏谑和阴郁。

这些都是那张照片不能展示出来的丰富内容(我对莱奥·蓬泰科尔维非常熟悉,可以说,在电视上露脸的那场悲剧,对他的虚荣心来说,同样是一场灾难)。

或者说,给观众展示这张不忠实本人的照片,也有它的含义,这表现了一种威胁、一种质的改变,还有一种猛烈的侵犯,几个星期以来,莱奥一直是这种侵犯的牺牲品。特别是,这意味着一件非常具体,而且极端扰乱人心的事情:这一次,莱奥不能自我欺骗了,他必须停止幻想,放弃希望,现在他在劫难逃。

那些人可能会去莱奥家里找他,可能就在当天晚上——在一个美妙、狂暴的夏日夜晚。这就是那张照片的意义,这就是那张忽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照片要告诉他的事情。他们本可以把他赶走,就像把一只耗子从洞里赶出去,把他从家庭内部排挤出去,让他被公众的愤恨吞没。他们应该马上把他扫地出门,就像现在这样:光着脚,穿着卡其色短裤,一件皱巴巴的天蓝色衬衣,很别扭地坐在厨房里一把非常优雅的高脚凳上,这间厨房面朝花园,外面的一切都沐浴在一天中最后的、蜜糖般的韶光中。

不,在这个居所里,他们本不应受到任何恐吓,这栋房子是莱奥在他事业辉煌的时候,让人在奥杰塔小区的中心地段修建的,这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房子。按照他的想法,“房如其人”,他居住的地方要:理性、时尚、奇异、洒脱,尤其是要透明。这栋房子不像是一位医学界名人的房子,倒是像一位服装设计师的房子。白天,那些橱窗看起来结实厚重,到了晚上,灯光打开时,会让外面的人隐约看到室内的舒适生活。这种高调的风格让瑞秋受不了:她接受的教育,让她没办法生活在橱窗里。她想尽一切办法,想“中和”这些玻璃橱窗,她用了很多大窗帘,每年秋季到来的时候,她都会把窗帘挂起来,那是这一对夫妇通常会发生冲突的时期。

从另一个方面来说,当初莱奥决定去奥杰塔生活,选择了

那样的小区，还有那种风格的房子，他遇到了更权威的反対，这和他年轻的、至少现在还算忠诚的妻子挂起的窗帘相比，那次抵抗要顽固得多。

“如果你陪我去看看……你就会发现，这个地方让人很有安全感……”

这些话莱奥记得很清楚，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，在这个肮脏的夜晚到来前二十年，他对母亲说的话。他告诉母亲，他想卖掉市里的房子——那是他母亲很慷慨，或者说很不慎重地转移到他名下的房子。他想在奥杰塔买一块地，修建一栋“适合我们居住的房子”。

“具体来说，你们要逃避什么？”

莱奥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决裂，她不赞同儿子的想法，她已经越来越忍受不了自己的独子了，按她的话来说：儿子越大，就越不懂事。

“这不会是你妻子的主意吧？”她更加恼怒了，说，“是她让你产生了去郊外生活的想法吧？这是她的另一个伎俩，想让你离我远点？她是在利用我的金钱、我的耐心以及我的情感玩这个勾当吗？”

“别这么说，妈妈。这是我的主意，不关瑞秋的事情。”

“你倒跟我说说，‘瑞秋’到底是一个什么名字！就好像直接从《圣经》里跳出来一样……”

那时候，莱奥已经通过了各种考验，完成了各种艰难的任务，最后，他得到了一家医院一个至关重要的位子，并且非常称职，深受器重。他的职业就是向那些伤心欲绝，无法接受现实的父母宣布：他们的孩子治愈的希望渺茫。他就是那位让学生心怀敬畏的老师——有些学生和他年龄相仿，其中包括很多前途无量，注定成为大腕教授梅耶接班人的学生。就是

这样一个儿子,有没有可能,他还是没法说服自己七十多岁的母亲?

当然啦,假如他能做到的话,他也不会告诉母亲他对住房的期许。假如市中心的那套房子属于他,假如她已经过户给儿子了,那她为什么还会说那么多?别卖就好了!为什么他还是那么幼稚地征求她的同意?尽管他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母亲的支持,现在她确实否决了,那他为什么还那么恼火?

那个女人有让他气急败坏的本事,有控制他的那种天分。她总是让莱奥觉得自己是一个任性的儿子,尽管他从来都没有任性过。妈妈的影响力、顽固,还有横加干涉的做派,使她坚不可摧,坚信自己是正确的。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刻薄的意味,这是因为在那段时间,她儿子说——提出这个问题时,莱奥还是有点窘迫——瑞秋·斯皮齐基尼很快就成为她的儿媳,从那时候起,矛盾就尖锐起来了。

于是,安全保障啊什么的,都是幌子。

母亲步步紧逼,一直在追问莱奥去郊区居住的理由,他开始胡扯,有点夸大其词地说:我们这个年代太危险了,那些可恶的政治斗争;还有他之前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梦想,就是想生活在一个充满绿色的地方;他和年轻的妻子,俩人都觉得,有必要对将来的孩子负责,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设有门岗、保安、高墙、绿草还有运动场的地方成长,一切都更加安全……

“假如你要的是全副武装的人,还有高高的铁丝网,那你还不如去以色列生活,就像你那个头脑发热的表姐!”

“那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,妈妈……”莱奥还在坚持,假装没听到母亲的玩笑。

莱奥扯得越来越远了,他越是胡扯,母亲的讥笑就越明显,在她的脸上凝结成一种烦躁、厌倦的表情。那种表情里充

满了傲慢和不信任，就像用特大号字体写着：
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保证任何人安全，
无论是你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！

现在，TG 电视台新闻记者——在蓬泰科尔维家干净的厨房里，扔了一枚肮脏的炸弹之后，他接着讲撒丁岛发生的火灾，毁掉了地中海的森林。在这时候，莱奥忽然清晰地想起了他和母亲二十年前的争吵，好吧！也许他应该怀念一下那个女人，她已经不在人世，她曾经用那种沉默的、不容置疑的方式，试图保护他。

只有在这时候——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到了深坑里了，另外一只脚也已经踩上了一片岌岌可危、充满威胁的领地，他才能明白母亲曾经是多么明智：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存在任何角落，在那个地方，人——这个傲慢又可笑的物种，可以说自己是安全的。这时候，电话铃声无法平息，简直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。外面有很多人想和蓬泰科尔维家人通话，谈论发生在蓬泰科尔维家里的事情。很奇怪，现在这家人惟一一致想法就是：中断和外部的任何联系，直到永远。但是，假如每样东西都封闭在这个宽敞、明亮的空间里，被房子的大玻璃窗子隔开，篱笆墙也划定了蓬泰科尔维家的领地，外面还有小区的围墙保护着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为什么整个星球的其他部分好像完全失控了？

实际上，假如有一样东西在最近一段时间失去了控制，好吧，那就是蓬泰科尔维家人的生活。自从莱奥建立的医院科室被牵扯进了一桩贿赂丑闻：数额夸张的发票，床位买卖，通过欺骗或者捏造理由，病人（都是奄奄一息的未成年人）被移

送到私人医院里,事情就不停地恶化下去了。每一次,总会出现一件莫名其妙、出人预料的事情,让情况更加恶化,更加不体面。在某一刻,有人甚至暗示:莱奥能进入大学教书,源于他对卡拉克西的谄媚(或者说的准确一点,是贝迪诺·克拉克西对他的喜爱)。最后,轮到一位助教来落井下石,这个助教因为玩忽职守,被学校开除了,为了报复,他说莱奥曾经借钱给他,利息和高利贷一样高。

或者说,所有这些严重的诬陷,正在使他的职业生涯面临风险,但相对于目前出现的丑闻,之前的那些都是小事儿。也许,没有任何事情比莱奥和一位十二岁女孩玩《大鼻子情圣》更加严重的了。那些让人作呕的信件!里面充斥着我的小宝贝、亲爱的小女孩,这些称呼,通常都是成人用在那些和他们同龄的伴侣身上的,而且是对方默许的,但是这次,这些称呼正好对应了收信人的年龄和身材,所以才显得那么恶心。从那些猥亵的书信里选取的一些不体面的、丰富的片段,很快就占领了各大报纸的主要版面。

看起来,莱奥打破了一个大家都不能原谅的禁忌。十二岁的女孩,天哪!占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,勾引自己儿子十二岁的女朋友。这不是性的问题,你清楚地知道,现在这个世道,已经没人会因为一桩性事而毁掉前途。相反,很多时候,上一次床可能是交大运的开始,但是,那位可能被开了苞的少女,她的年龄是问题所在。

在这桩强加到你身上的罪行面前,作为一个理性、文明的男人,你的那些优点也都会变成错误,或者会加重你的罪行。到现在为止,你所做的所有好事,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狂的怪异行为。因为外面的人,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控告的可信度。相反,他们相信一件事情,正是因为它不可信。在我们的世界